

清晨，到海滩上等候日出的我，恰好目睹了摘椰人的行动。所有上树摘椰子的都是精瘦伶俐的少年，黝黑的脸，宽阔高耸的额头，一口白牙。他们腰上系着长长的保护绳，赤脚弓背，用麻绳在树干上绕一个圈，绳圈一头挽出一个脚圈，套入脚掌以增加摩擦力。迅速地，少年开始行动了，只见他搂紧树干，脚趾扣紧树干的那一刹那，腿部发力蹬动，像青蛙一样向上蹿动一截。不到5分钟，少年已经攀上那高高的椰子树顶，开始徒手摘椰子。

离地太远了，看不清他行动的细节，只听守在地上的中年人在声调悠扬地指挥：“稳住绳圈哎，伢子；挂好滑轮哎，伢子；拿紧网兜哎，伢子；青椰子你让它再长几天哎，伢子……”摘椰子的少年不听他的，以更大的嗓门唱歌，来盖住父辈的唠叨。不过很快，一兜成熟发褐的椰子就顺着滑轮上的绳索轻巧地出溜下来了。中年汉子一边收椰子，一边朝我笑：在咱这里，爬树摘椰子的能手，升不升高中无所谓，不到20岁，爹娘就用卖椰子攒的钱，替他盖好了娶媳妇的楼。游客越多，椰子的需求越大，这几

曾经有很多年，五庙街头在春茶上市季节，出现过这样的场面：不是车水马龙，而是车马无法通行。为了避开高峰，很多买茶人会在头一天晚上入住五庙乡，抢个翌日早市。而卖茶人也会赶个早市。双方如此默契，以为会错开早晨的拥挤。但由于大家都这么想，每天早上还是人山人海。有人冷不丁地说一声“早上五庙大桥断了”。然后就有人真的以为大桥断了。想想那桥是县级公路大桥，是不会让人流压断的，于是就接着说：“有那么多的人啊?!”

比这更早些的1980年代初期，县直机关工作人员要买茶叶的话，不是亲自去五庙，而是托人买。产量有限，如果托人买到的话，是有面子的事。大部分还是手工茶，一律称为“炒青”。价格合理，每斤两元钱，好一点的两元五或三元钱，卖到三元的极少极少。我家住五庙，我的同事也是前辈聂老有次要我帮他买一斤好茶。为了保证好，我很谨慎地上了“保险”说：明天回去只待一天，不知道能不能碰巧就买得到，因为不是每天都采茶的，这您知道。聂老说：没事没事，买到更好，买不到也不怪你。他高兴地递给我三元钱。这次很幸运，居然买到了。聂老接过茶叶左看右看，当我同时递出应找回他的五角钱的时候，他啧啧嘴说：那天少说一句话，买一斤二两就好了。我笑了笑没说什么，他也跟着笑了笑。因为我俩都知道，能买到一斤就不错了。

再上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潜山产茶的，基本上只有五庙。这不是说其他地方没有茶，而是指没有形成气候，也没有走向市场，充其量是自给自足。而在五庙，则已经提出了以茶叶为主的多经生产了。

五庙人的日子一直都过得比较殷实和均匀，这里少有大富之家，也

◆尘世素描

摘椰子的人

明前茶

年，咱们都没多少富余的椰子卖给做椰丝点心的厂家了。

椰子树下，一早起来漫步吹海风的游客们举头仰望，啧啧赞叹，高高的、风姿秀逸的椰子树，伶俐矫健的少年，用滑轮垂吊椰子的聪明方法，都激起了人们的挑战欲。不时有人以“多买你几个椰子”为由，要求试一下套着脚圈爬树。当然，一搂紧树干他们就会发现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，胳膊无力，身腰发沉，爬上两三米高就已挣扎得满脸彤红，只有知难而退，乖乖喝椰子水去了。

中年汉子满脸得意，大声吆喝：“还有没有人挑战爬树？爬到顶的，奖5颗椰子，能砍下一颗带下来的，奖8颗椰子。”

阿斌就是在这吆喝声中出现的，一身运动潮牌的他，转眼就脱下鞋袜，扣上脚圈，腰系保护绳，还专门问中年汉子索要滑

轮。中年汉子替他把滑轮拴在后腰，笑道：何必多事，小哥，你真以为自己上得了树顶？阿斌神色凝重：这不好说，要试过身手才好夸口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阿斌已经上树，片刻之间，他的身手已经让中年汉子的神色起了波澜：这孩子本事不小，你瞧他，勾动的脚趾天生长得比别人长，他的小腿肌肉发力跳动时，突起得像瓜棱筋儿一样，而且这活儿吧，讲究的是手臂、身腰、腿脚的配合。他这样的爬树高手，肯定是我们当地考学出去的少年。

转眼间，阿斌离树梢只有两米远了，他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。围观者呼喊加油，他似乎不为所动，紧抱树干，向东眺望。那里有什么比8颗椰子更具诱惑力的风景呢，是出港的桅杆与风帆，还是千千万万养殖海蚌的网

箱？是游客追逐风浪的滑板，还是祖祖辈辈生存于此的人正在修补的拖网和桐油木船？椰子树有近30米高，它细细长长、滑滑溜溜，像一支伸展到海天空阔处的钓杆，也许寻常人只是用它钓生活，而有的少年却曾经用它来钓无尽感慨——海的尽头是怎样的生活，帆的尽头是怎样的风景？这难道不是我们渺小而又壮阔的一生所要竭力去体验的么。今日摘椰子所得，换了近处的一套房，明日让初成少年的儿子摘椰子，这样一眼望得到头的轮回的生活，难道是渔村少年逃不过的命运么？也许，此时的眺望重叠着昔日的感触，让树梢上的阿斌再度陷入沉思默想之中。

阿斌终于上到树顶，砍下几颗椰子用滑轮稳稳地送下来。他一步步顿挫后退，回到地面，谢绝了中年汉子要奖励他的8颗椰子。他淡淡地说：下次，若你的孩子上到树顶，随意打望的时候，别那么着急忙慌地敲打树干，让他快点套网兜砍椰子，你就允许他打望两三分钟，他这辈子，要不要只靠椰子来养家糊口，要不要让他的后代也只会采椰子这一门手艺，他或许就想明白了。

成了一个品牌。有很多年,安庆地区行政公署的办公用茶指定要博士茶。

从那以后,博士人做茶就更加精细了。估计也是从那个时候起,五庙茶就成为潜山茶的代名词了,“博士”在其中担纲主角。有了这些之后,博士人也占了很大的光,明显的一点是,他们交公粮,不用肩挑背驮了,只需在茶叶款中抵扣。以钱折粮,比卖实物就方便多了,也更有面子。而更有面子的还有,博士生产队的队长出席了安庆地区的一个先进大会,什么会记不得了。还能去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大队参观,大寨是全国的样板,毛主席亲自号召“农业学大寨”。但后来没有去大寨,而是去了湖北省的英山县。一个生产队长有如此的待遇,算是很荣耀的了。在当时的五庙公社,传为美谈。

五庙茶为什么那么吃香呢?这涉及到特殊的土壤、小气候环境和优秀的加工工艺。五庙乡有一种特殊的土壤叫“果泥土”。这是当地人通俗的叫法,也是普遍的叫法,没有另外的名字。如果有另外名字的话,也不外乎是叫“管泥土”或“官泥土”,这也只是语音上的区别,因为“果、管、官”这三个字音是差不多的,没有文字记载。“果泥土”的显著特点是结构性好,典型的蜂窝状,可以结成很大的团块,不易碎,不易成为“一盘散沙”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,这样的土壤具有很强的“蓄水保肥”能力。

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,五庙人发现这种“果泥土”种茶最好,是茶和土的绝配。五庙乡的气候,其实这不用多说,它当然离不开整个大别山的大气候。美丽的大别山,横亘在江淮大地上,特别钟情于潜山,让潜山有了天柱山。当然,她也特别钟情于五庙,让五庙有了五庙茶。这里高山流水,森林密布,晨岚夜露,气雾氤氲,天生就是出产好茶的地方。

◆舌尖安庆

五庙茶

程为本



少有很穷的人。日子过得殷实,是五庙人的一种骄傲,即使是最困难的时期或者大灾之年,这里并不十分恐慌,山水田园能够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。虽然地处深山,但思想不封闭不保守。尤其是尊师重教的风气浓厚得很。我曾经思考过,“崇文、重义、开放”可以算作五庙之风气。

四大“多经”,让这里的人均银行存款一直处于全县较为靠前的位置。“多经”是那个时期一个常用的名词,专指多种经济作物,以区别于粮油作物。水稻、小麦、油菜等属于粮油作物,计划生产,统购统销。而像茶叶、生姜、生漆等则属于多经作物,可以自由生产,自由买卖。又叫作副业。

五庙这里,春有茶叶、夏有茯苓、秋有生姜、冬有毛竹。另外还有些大木漆,所以小日子过得比较滋润,细

水长流,没有大起大落。而茶叶是四大多经之首。

五庙公社有一个生产队名叫“博士”,当今称为博士生产组。这不是新取的名字,传了一代又一代,一直都是这个名字。起于何时,无从可考,也从未做过考证。外面人觉得稀奇,可本地人早已司空见惯。

这个生产组不负“博士”二字,仅恢复高考后,但凡读书的,基本上都正取了高校,也基本上都是好校或名校,并且有过全县的理科状元。读书的像读书的,种地的像种地的。他们把土地当作宝贝一般对待,简直把“耕种”二字变成了“打扮”二字,也就是说,他们不是在耕种土地,而是在打扮土地。那土地上长出的绿植就格外的有生机了。茶,是他们最拿手的副业。于是,在那个时期,博士茶